



文選卷第四十六

梁昭明太子選

唐蘇郡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虞世南
奉政大夫同知池州路總管府事張伯顏助率重刊
序下

陸士衡豪士賦序一首

顏延年曲水詩序一首 王元長曲水詩序一首

任彦昇王文憲集序一首

豪士賦序一首

陸士衡咸業緒晉書曰機惡

齊王問孫功自伐受爵不讓及齊月士作豪士賦呂氏春秋曰老聃孔子墨翟開尹子



列子陳駢揚朱孫臆王家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也然哉猶假美号以名也

夫立德之基有常而建功之路不一左氏傳穆叔曰太

立何則循心以為量者存乎我言立德必循於因物以

成務者擊率彼言建功必因於存夫我者隆殺止乎其

域擊率物者豐約唯所遭遇言德有常量至域便止功

也落葉俟微風以墮而風之力蓋寡漢書王恢謂韓安

者不可遇風孟嘗遭雍門而泣而琴之感以末相子新論曰雍

嘗君孟嘗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對曰臣竊為

足下有所悲千秋乃歲後墳墓生荆棘游童牧豎躑躅

其足而歌其上曰孟嘗君之尊貴亦猶若是乎於是孟

嘗喟然太息涕承睫而未下雍門周引琴而鼓之徐動

宮徵揮角羽初終而成曲孟嘗君何者欲墮之葉無所

遂歔歔而就之是琴之感以末也

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繁哀響音也是故苟時啓於天理

盡於民時既啓之於天理又庸夫可以濟聖賢之功

管可以定列士之業說苑曰管仲庸夫也相公得之以

何如子曰噫斗筭為仲父論語子貢曰今之從政者

於時勢也孟子曰當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民之悅

此然歷觀古今徼一時之功而居伊周之位者有矣子

曰彼一時夫我之自我智士猶嬰其累物之相物昆蟲

皆有此情孟子曰尔為尔我為我文子曰壁言吾處於天

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禮記曰昆蟲未夫以自我

之量而挾非常之動神哭暉其顧眄萬物隨其俯仰子

曰天下神器不可心玩居常之安耳飽從諛之說史記
為也為者敗之承意陷主於不義乎豈識乎功在身外任出才表者
哉且好榮惡辱有生之所大期孫卿子曰好榮惡辱好
所忌盈害上鬼神猶且不免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
勇則害上不人主操其常柄天下服其大節韓子曰操
登於明堂此人主之勢也左氏傳仲尼曰唯器與名故曰天可讎
乎左氏傳曰楚子入于雲中鄭公辛之弟懷將殺王辛
而時有袷服荷戟立于廟門之下援旗誓衆奮於阡陌
之上漢書曰宣帝祠孝昭廟先歐旄頭劍捷墮地首垂泥土
不吉上還使有司侍祠時霍氏外孫代郡太守宣坐謀反誅
宣子章為公車丞亡在涓城界中夜袷服入廟居廊間

執戟立廟門待上至欲為逆發覺伏誅蘇林曰袷服黑服
也過秦論曰陳涉躡足行伍之間而俛起阡陌之中斬木
為兵揭竿為旗乎代主制命自下財物者哉為以財成而臣
旗援于元切尸子曰天生萬物聖人財之廣樹恩不足以敵怨勤興利不足以補害故
曰代大匠斲者必傷其手老子曰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其手且夫政由寡氏
忠臣所為慷慨祭則寡人主所不父堪左氏傳曰衛獻公
反國政由寡人是以君奭鞅鞅於不悅公旦之舉高平師師側
目博陸之勢向書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古
非少主臣也又曰魏相字弱翁遷御史四歲代韋賢為
丞相封高平侯班固述魏相曰高平師師惟辟作威圖
黜凶害天子是毗韋昭曰師師相尊法也漢書
曰列侯宗室見邸都側目又曰霍光為博陸侯而成
王不遣嫌吝於懷宣帝若負芒刺於背非其然者

與尚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群弟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孔安國曰成王信流言而疑周公漢書曰宣帝始立謁見高廟大將軍霍光從嗟乎光于四表德參乘上的嚴憚之若有芒刺在背莫富焉王曰叔父親莫昵焉尚書曰光被四表毛詩曰王曰叔父毛萇曰叔父謂周公也登帝大位功莫厚焉守節沒齒忠莫至焉漢書昭也光上奏曰太宗三嗣孝武皇帝曾孫病已可以嗣孝昭皇帝太后詔可尚書伊尹曰天位艱哉李陵與蘇武書曰薄賞子以守節論語或問管仲曰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無怨言而傾側顛沛僅而自全則伊生抱明允以嬰戮文子懷忠敬而齒劍固其所也尚書曰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左氏傳曰桐殺伊尹吳越春秋曰文種者本楚南郢人也姓文字少禽禮記孔子曰儒有懷忠信以待舉史記曰勾踐平吳人或說大夫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

王試之種遂自殺救叔上書諫吳王曰腐肉之齒利劍也因斯以言夫以篤聖穆親如彼之懿謂周也大德至中如此之盛謂霍也尚不能取信於人主之懷止謗於衆多之口鄒陽於獄上書曰過此以往惡鳥覩其可安危之理斷可識矣又況乎饕餮高士名以冒道家之忌運短才而易聖哲所難者哉梁傳曰君不尸小事臣不事大名老子曰富貴而驕自遺其咎莊子曰功成者隨名成者虧軌能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身危由於勢過而不知去勢以求安禍積起於寵盛而不知辭寵以招福見百姓之謀已則申宮警守以崇不畜之威左氏傳曰公待於壤墳申宮警備懼萬民之不服則嚴刑峻制以賈古傷心之怨新序曰商鞅為嚴刑峻法易古三代之制

杜預左氏傳注曰西賈賈也然後威窮乎震主而怨行乎

尚書曰民罔不盡傷心漢書前通說韓信曰臣聞勇略衆心日隆毛詩曰或棲運偃將發而方偃仰瞪孕眄謂足以夸世仰魯靈光殿賦曰

齊首目以瞪眄埤蒼曰瞪直視也笑古人之未工亡已事之已拙音

勳之可矜暗成敗之有會是以事窮運盡受於顛仆音

風起塵合而禍至常酷也谷實戲曰彼皆躡風塵之會

斯輩也風發於天以諭君復顛沛之勢項岱曰彼謂李

上塵從下起以諭斯等聖人忌功名之過已惡寵祿

之踰量蓋為此也夫惡欲之大端賢愚所共有禮記曰

女人之大欲存焉死七分與苦人之而游子殉高位於生

前志士思垂名於身後受生之分唯此而已夫蓋世之

業名莫大焉漢書曰項羽歌曰震主之勢位莫盛焉震

上文率意無違欲莫順焉借使伊人頗覽天道知盡不

可益盈難久持周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毛詩超然自

引高揖而退序曰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巍巍之盛仰觀

前賢洋洋之風俯冠來籍而大欲不乏於身至樂無愆

乎舊飾彌效而德彌廣身逾逸而名逾劭爾雅注曰此

之不為彼之必昧然後河海之跡埋為窮流一簣之釁

積成山岳論語曰譬如為山未名編凶頑之條身馱荼

毒之痛豈不謬哉毛詩曰人之貪故聊賦焉庶使百世

少有寤云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夜除疾病契

者絜也於水上盥絜也巳者社也邪疾巳去祈介社也韓詩曰三月桃花水之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出續齊諧記曰晉武帝問尚書摯虞曰三月曲水其義何答曰漢章帝時平原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至三日而俱亡一村以為怪乃招携至水濱盥洗遂因水以泛觴曲水之義起於此帝曰若所談非好事尚書即東晉曰仲治少生不足以知臣請說其始昔周公成洛邑因流水以泛酒故逸詩曰羽觴隨流波又秦昭王三日置酒河曲見有金人制奉水心劔曰令君制有西夏乃因其處立為曲水二漢相公昔為盛集帝曰善賜金五十斤左遷仲治為陽城令裴子野宋略曰文帝元嘉十一年三月丙申禊飲於樂遊苑且祖道江夏王義恭衡陽王義季有詔會者咸作詩詔太子中庶子顏延年作序

夫方策既載皇王之迹已殊鐘石畢陳舞詠之情不一

顏延年

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春秋說題辭曰尚書者二帝之跡三王之義所推期運明受命之際郭象莊子注曰皇王殊跡隨世為名漢書曰石曰鐘磬金曰鐘毛詩序曰求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雖淵流遂往詳略異聞林賦曰恐後代靡麗遂往而不然反春秋序曰史有文質辭有詳略

其宅天衷立民極莫不崇尚其道神明其位東京賦曰豈知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周禮曰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周易曰聖人以神明

拓土世貽統固萬葉而為量者也魏志高堂隆垂統必俟聖賢晉中興書詔

有宋函夏帝圖弘遠揚雄相玄曰蕃衛王家垂固萬葉

高祖以聖武定賦曰函夏之大漢書服虔曰函夏諸夏也孝經鈞命決曰丘乃按帝圖撥秘文

鼎規同造物宋高祖也左氏傳王孫滿謂楚子曰成王

司馬彪曰造**皇上以教文承歷景屬宸居**也尚書曰獻

哲文明又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景光景連屬也典引曰

高光二聖宸居其域蔡邕曰如此辰居其所而衆星拱

之隆周之下既永宗漢之兆在焉周之大寧左氏傳王

孫滿曰成王定鼎於郊廓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正體**

書文紀曰兆得大橫占曰大橫庚夷余為天王

毓德於少陽王宰宣哲於元輔父為太子也喪服傳曰

以三年長子正體於上周易曰蠱君子以振民毓德少

陽東宮也鄭玄禮記注曰東郊少陽諸侯象也王宰已

見曲水詩毛詩曰宣哲維人文武惟后**畧緯昭應山瀆**

班固承邪山文曰眺眺將軍大漢元輔

效靈說文曰畧日影也緯五星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

瀆出圖**五方雜運**合**四隩來暨**尚書曰九州攸同四隩

書之類

既宅吳都賦曰都**選賢建戚則宅之於茂典施命發號**

輦般而四隩來暨

必酌之於故實左氏傳士會曰楚君之舉也內姓選於

之令典尚書武王曰發號施令罔有不臧毛詩序曰能

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國語楚穆仲謂宣王曰魯侯賦

事行刑必問於遺**天子協樂上庠肆教**東觀漢記孝明

訓而資於故實**章程明密品式周備**漢書曰高

曰大子樂官禮記曰有

虞氏養國老於上庠**國容眡令**祖命張蒼

定章程謝承後漢書曰魏朗為河內太守明

密法令漢書曰宣帝樞機周密品式備具

而動軍政象物而具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

官象物而動軍**箴闕記言校文講藝之官采遺於內**

政不戒而備**車朱軒懷荒振遠之使論德于外**左氏傳魏絳曰昔周

百官箴王闕禮記曰言則右史書之西都賓曰啓發篇

章校理秘文講論于六藝稽合於同異揚雄答劉歆書

曰嘗聞先代輔軒之使風俗通曰周秦常以八月輔軒
使采異代方言辨亡論曰輔軒聘於南荒尚書大傳曰
未命爲士不得朱軒西征賦曰賴莖素義銳并柯共穗
街命則蘇屬國震遠則張博望賴莖素義銳并柯共穗
之瑞史不絕書棧山航海踰沙軼漠之貢府無虛月
朱草也素羣毳白虎也并祠連理也共穗嘉禾也左氏傳
晉司馬叔侯曰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史不絕書府無
虛月如是可矣揚雄交州箴曰烈燧千城通驛萬里
航海三萬束牽其犀軼余曰切烈燧千城通驛萬里
居之君內首稟朔并服之西回面受吏也魏都賦曰思
稟正朔尚書曰島夷卉服劇秦美新曰海外還方回首
內嚮漢書曰印策之君長欲願爲內臣妾請吏比面
是以異人慕響俊民間出也固漢書贊曰羣士慕響異
曰漢興詩書教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茲將
往往間出警蹕清夷表裏悅穆仲長子昌言曰茲將
徙縣中宇張樂岱郊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

庭之野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
之樂於洞增類帝之宮飭禮神之館塗歌邑誦以望屬車
之塵者久矣禮記曰天子將出征類于上帝類祭也西都
車之曰躔連胃維印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章
清塵曰躔連胃維印軌青陸漢書曰日月初躔星之紀章
月日在胃王仲宣思征賦曰在建安之二八星步次於箕
維漢書天文志曰月順入軌道河圖帝覽墟曰立春春分月
從東青道杜預左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
氏傳注曰陸道也皇祇發生之始后王布和之辰皇天
祇地神也周禮曰大宗伯掌天神地祇之禮曹植九詠
曰皇祇降芳潛靈舞爾雅曰春爲發生禮記曰后王命
豕宰降德于衆非人又曰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
孟春之月命相布德和令思對上靈之心以惠庶萌之
願加以二王于邁出餞戒告二王已見上文毛詩曰從
飲酒曰餞燕禮曰小臣戒盟者鄭玄有詔掌故爰命司
日君以宴禮勞使臣則警蹕戒告語焉有詔掌故爰命司
歷封禪書曰宜命掌故左氏傳仲虺洛飲之禮具上已

尼曰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虺洛飲之禮具上已

之儀已見上注南除輦道北清禁林左闕巖階都右梁

潮源略亭皇跨芝厯苑大夜懷曾上林賦曰林道纒屬

屯聚難西蜀父老曰關沫若梁孫原穆天子傳曰天子東

升于三道墜身璞曰墜阪也上林賦曰亭皋千里靡不被

築洛神賦曰稅駕乎衡阜秣松石峻堦古葱翠陰煙游泳

駟乎芝田漢書有太液池之所攢萃翔驟之所往還於是離宮設衛別殿周徽音叶西

離宮別觀三十六所周以鉤陳之位旌門洞立延帷接木曰王

衛以嚴更之署周廬千列徽道綺錯旌門洞立延帷接木曰王

之會同為帷宮設旌門揚雄蜀都賦曰延帷揚幕接帳

連岡又周禮曰王之會同之舍設楹桓再重杜子春日

馬也桓行閱水環階引池分席水以成川春官職事蒼

靈奉塗然後昇秘駕猶緹騎搖玉緹騎發流吹職事以

共職蒼靈奉塗以衛行也周禮有春官宗伯又曰以官

之六職合邦治又曰賓客之職事大君靈青帝也尚書

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蒼曰靈府鄭文曰蒼帝靈

威仰之府續漢書曰緹騎二百人屬執金吾楚辭曰鳴

王鸞之秋吹淮南子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

曰龍舟鸞首浮吹以奠天動神移淵旋雲被以降于行

所禮也蔡邕獨斷曰天子以天下為家自謂所居為行

旌既而帝暉臨幄百司定列鳳蓋俄軫虹旗委旆俄軫

不行也東都主人曰鳳蓋楚辭有軟芬藉觴亦

曰回朕車俾西引塞虹旗於玉門有軟芬藉觴亦

泛浮毛詩曰其肴維何魚鼈鮮魚其菽維何妍歌妙舞

之容銜組樹羽之器古妍歌篇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

阿阮謀三禮圖曰荀虞兩頭並為龍以銜組曹植九詩

日雲龍兮銜組流羽兮交橫毛詩曰設業設蕤崇牙樹

羽三奏四上之調六莖九成之曲競氣繁聲合變爭節

韓子曰師曠奏清徵一奏有玄鶴二八來集再奏而列

三奏延頸而鳴攄翼而舞馬融琴賦曰師曠三奏而神

物下楚辭曰四上競氣極聲變王逸曰四上謂代奏鄭

衛也漢書曰顓頊作六莖尚書曰蕭韶九成鳳皇來儀

龍文飾轡青翰侍御班固西域傳贊曰蒲梢龍文魚目

日鄂君乘青翰之華裔般至觀聽竊集揚袂風山舉袖

陰澤靚莊藻野衺服綉川籍田賦曰居靡都鄙民無華

法言曰雷震于天風薄于山上林賦曰靚莊刻飾鄒陽

也故以般隱販外區煥衍都內者矣西京賦曰鄉邑殷

矧茲被隘王之外區王粲羽上膺萬壽下禔氏百福

蜀文曰中外禔福毛詩曰介爾百福而筵稟和闔堂依

德情盤景遠歡洽日斜金駕摠駉聖儀載佇悵鈞臺之

未臨慨豐宮之不縣左氏傳曰楚子合諸侯於申椒舉

王有豐方鼎排鳳闕以高遊開爵園而廣宴關中記曰建

道銅鳳在上故號鳳闕鄴並命在位展詩發志楚辭曰展

王逸曰展舒也周易曰則夫誦美有章陳信無愧者歟

序曰頌者美盛德之形容左傳曰楚子木問趙孟曰

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祝史陳信於鬼神無愧辭

三月三日曲水詩序一首王元長蕭子顯齊

臣聞出豫為象鈞天之樂張焉時乘既位御氣之駕翔焉

周易豫卦曰先王作樂殷薦上帝史記曰趙簡子病二日

而悟曰我之帝所其樂與百神遊于鈞天廣樂九奏萬舞

莊子曰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

駕八駿之乘遂東南翔行馳是以得一奉宸道遙襄城之

求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朝臣物王融為序文藻富麗當代稱之

域體元則大悵望姑射之阿然省眇寂寥其獨適者已老子曰王

疾得一而天下正尚書曰惟辟奉天宸與辰同已見上文莊

子曰昔帝將見大隗于具茨之山至襄城之野東都主人曰

體元立制繼天而作論語子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莊子曰

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

陽窅然喪其天下焉家語孔子曰聖人至如夏后兩龍載

舉事可施於百姓非獨適一身之行

驅璿臺之上穆滿八駿如舞瑶水之陰亦有饗云固不

與萬民共也山海經曰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

曰昔者夏后啓筮享神於晉之墟作爲璿臺於水之陽

穆滿入駿已見江賦又穆天子傳曰天子北升太山之

上以望四野乙丑天子觴西王母於瑤池之上上毛詩曰

執轡如組兩駮如舞孟子曰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

車馬之音與羽毛之美父子不相見兄我大齊之握機劍

弟妻子離散此無佗不與民同樂也

歷誕命建家接禮貳宮考庸大室華開子顯齊書曰齊太祖

高皇帝諱道成字紹伯

受宋禪尚書曰我文考文王誕膺天命天曰求建乃家

孟子曰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亦饗食於此爲賓王是

天子而友匹夫也趙岐曰尚上也舜在少皞之時堯友

禮之舜上見堯堯舍之於副官堯亦就饗食舜之所設更

爲賓主尚書大傳曰維十月五祀舜爲賓客禹爲主人

樂正進贊曰尚考太室之義唐爲虞賓賓鄭玄曰舜既使

禹攝天下之事於祭祀避之居賓客之位獻酒則爲亞

獻尚考猶言往時也太室明堂之中央室也義當爲儀

儀禮儀也謂祭太室

幽明獻期雷風通饗昭華之珍既

之禮堯爲舜賓也

徙延喜之玉攸歸曾子夫子曰天道曰圓地道曰方方曰幽圓

公伏符陰謀曰武王伐紂四海神河伯出曰曰天伐殷立

周謹來受命願獻時雨論語識曰仲尼云吾聞堯率舜

等遊首山觀河渚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尚書曰納

干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尚書大傳曰舜前禪禹八風循

通又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

尚書璇璣王鈔曰玄圭出刻曰延喜之玉

革宋受天保

生萬國度時邑靜鹿丘之歎遷鼎息大坳之慙周書武

王曰舊

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又曰我聞古商先王成湯保生
商人又度邑篇曰維王克殷乃永歎曰嗚呼不淑充天
之對自鹿至于立中具明不寢帝王世統曰湯即天子
位遂遷九鼎于亳至大坳而有慙德周書立或為苑
紹清和於帝猷顯懿於王表駿發開其遠祥定爾固
其洪業言以清和之德繼於大道揚子雲劇秦美新曰
鏡淳粹之至精聆清和之正聲蔡邕月令論曰
出比闐視帝猷法言曰昔在有熊高辛唐虞三代咸有
顯諫故天因而瑞之為神明主河圖曰成帝德者堯開
王表者禹毛詩曰濬哲維商長發其祥又曰駿發爾私
又曰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劇秦美新曰制作六經洪業
皇帝體膺上聖運鍾下武冠五行之秀氣邁三代之英
風昭章雲漢暉麗日月牢籠天地彈壓山川設神理以
景俗敷文化以柔遠澤普范而無私法含弘而不殺蕭
顯齊書曰世祖武皇帝諱曠字宣遠以太子即位墨子
曰上聖立為天子其次立為三公毛詩序曰下武嗣文

也禮記曰人者五行之秀又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三代
之英丘末之逮而有志焉毛詩曰倬彼雲漢為章于天
譬猶天子為法度於天下也周易曰聖人與日月合其
明淮南子曰帝者躰太一牢籠天地彈壓山川神理猶
神道也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劉義恭丹
徒宮集曰昭化景俗玄教疑神廣雅曰景昭也尚書曰
帝乃誕敷文德錄圖曰女聞偃兵建文化尚書曰柔遠
能迓淮南子曰覆露昭道普汎而無私周易曰含弘光
大品物咸亨又曰古之聰明叡智神武而不殺者 猶且
夫若夫論曰簡刑薄威不殺不誅此德之上也 猶且
具明廢寢具夏忘餐具念負重於春冰懷御奔於秋駕具
已見上文尚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吳弗皇暇食節
析子曰明君之御民若乘奔而無轡履冰而負重也尚
書曰若蹈虎尾涉於春冰莊子曰尹儒季御三年而無
所得夜夢受秋駕明日往朝師師曰今將教子以秋駕
司馬彪曰秋 可謂魏魏弗與蕩蕩誰名秉靈圖而非泰
駕法駕也

涉孟門其何險論語子曰魏魏乎舜禹之有天下而不
與焉又曰大哉堯之為君蕩蕩乎民無

能名焉春秋漢合學曰天子南面秉圖書成公綴大河賦曰靈圖授錄於義皇孟子曰以其道舜受堯之天下不以為泰呂氏春秋曰舜修德而苗服孔子聞之儲后昏哲在躬妙善日通乎德之情則孟門太行不為峻矣儲后昏哲在躬妙善居質內積和順外發英華立澡至德琢磨公範言炳丹青道潤金壁出龍樓而問豎入虎闈而齒曹愛靈盡於一光耀究於四海蕭子顯齊書曰世祖立皇太子馬嶽漢書疏廣曰明在躬相子新論曰聖賢之材不世而妙善之技不傳禮記曰和順積中而英華外發法言曰吾未見斧藻其德若斧藻其藻老應劭漢官儀曰太子太傅曰就月將琢磨玉質言太子有玉之質琢磨以道也法言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日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淮南子曰夫道潤乎草木浸乎金石毛詩曰如金如錫如圭如璧漢書成紀曰上嘗召太子出龍樓門禮記曰文王之為太子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至寢門外問內豎曰今日安不何如周禮曰師氏以三德勸國子居虎門之左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周官有闈門之女子禮記曰行一物而二善皆得者惟世子

而已其齒於學之謂也尚書曰夔典樂教胄子孝經曰夔敬盡於事親毛詩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呂氏春秋曰愛敬盡於事親光耀加於百姓究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若夫族茂麟趾宗固盤

石跨踞昌姬韜軼炎漢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漢書謂盤石之宗春秋錄圖曰倉精萌姬稷之後昌東觀漢記序曰漢以炎精布耀或幽而光元宰比肩

於尚父中鉉繼踵乎周南分陝流勿翦之權來仕允克

施之譽莫不如珪如璋令聞令望朱弗斯皇室家君王

者也元宰冢宰也中鉉司徒也說苑晏子謂楚王曰齊之臨淄比肩繼踵毛詩曰惟師尚父周易曰鼎金鉉鄭玄曰

金鉉喻明道能舉君之官職也鄭玄尚書注曰鼎三公象也毛詩序曰周南言化自此而南故繫之周公羊傳曰自陝

以西召公主之毛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國語曰秦后太子來仕其車千乘韋昭曰王仕於晉也班固漢書

真禹贊曰禹既黃髮以德來仕尚書曰君陳克施有政毛詩曰如珪如璋如璋令聞令望又曰朱弗斯皇室家君王本

枝之盛如此稽古之政如彼用能免羣生於湯火納百

姓於休和草萊樂業守屏稱事毛詩曰文王孫子本支

堯史記曰文帝時會天下新去湯火人人樂業左氏傳

君子曰一人刑善百姓休和莊子曰農去無草萊之事

則不比禮記諸侯曰某土之守臣其在引鏡皆明目臨

池無洗耳沈冥之怨既缺邁軸之疾已消譙周考史曰

於蜀蜀人任永乃託目盲及述誅求深鹽引鏡自照曰

時清則目明也皇甫謐高士傳曰堯致天下讓許由巢

父聞之以為汙乃臨池水而洗耳漢書曰蜀嚴沈冥修

巴曰嚴君平常病不事沈冥而死亦絮矣毛詩曰考槃

在陸碩人之軸考槃在阿碩人之適鄭玄曰適飢興廉舉孝

意軸病也謂賢人隱居而難困病也適吉和切

歲時於外府署行議年日夕干中甸漢書曰詔執事與

懿稱明德者遺詔相國府署行議年蘇李孝又詔曰有

符曰行狀年紀也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協律摠章之司

厚倫正俗崇文成均之職導德齊禮漢書曰李延年為

明帝立摠章觀荀氏傳曰昂為光祿大夫公以為魏杜

夔所制律呂檢校大樂物章鼓吹八音與律呂垂毛詩

序曰先王以是厚人倫美化移風俗風俗通曰為政

之要辨風正俗最其土也魏志曰明帝置崇文觀徵善

文者以充之周禮曰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建國之

李校而合國之子弟焉論語子曰導之以德齊之以禮

擊壺宣夜辯氣朔於靈臺書笏珥彤紀言事於仙室禮

夏官曰擊壺壺氏掌懸壺筮筮邕天文志曰言天射者有三

家其一曰宣夜鄭玄毛詩箋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

浸象察氣之妖祥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

而書雲物禮記曰造受命於君則書於笏潘岳賈武公

謀曰惟帝以公通揚祖宗延登東序服袞珥彤史記曰

秦文公初有史以紀事禮記曰動則左史書文華嶠後

漢書曰學者稱東觀為老氏褰帷斷裳危冠空履之吏

藏室道家蓬萊今故言仙室

票搖武猛扛鼎揭旗之士後漢賈琮為冀州刺史車垂

赤帷而行及至州自言曰刺

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反垂惟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
褰之百城聞風自然震悚漢書曰蓋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殿
斷其單衣令短離地說苑曰楚人長劔危冠而有子西
漢書曰唐遵以明綉飾行顯名於世衣弊履屨穿又曰霍
去病每從大將軍受詔與壯士為嫖姚校尉華僑後漢
書曰丁白為武猛校尉法言曰或問力能扛鴻鼎揭華
旗知德亦有之勤恤民隱糾逃王慝射集隼於高墉繳
乎曰百人也

大風於長隧不仁者遠惟道斯行
國語祭公謀父曰勤恤民隱而除其害左

氏傳曰王謂晉文侯曰以綴四方糾逃王慝周易曰公
用射隼于高墉之上淮南子曰堯之時大風為害堯命
羿繳大風於青丘之澤許慎曰大風風伯也毛詩曰大
風有隧論語子夏曰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
遠矣禮記曰讒者義聞攘爭掩息稀鳴梓於砥路鞠茂
大道之行也

章於圓扉
毛詩曰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尚書曰無敢寇
將鼓稀鳴也無偷盜毛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
又曰跋踞周道鞠為茂草周禮曰以園土教罷民

老且

闕市井之游稚齒鬻車馬之好宮鄰昭泰荒憬清夷
史記太史公曰文帝時百姓比日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
至市井遊遨嬉戲如小兒狀門居賦曰昆弟班白兒童
稚齒杜氏幽求子曰年五歲間有鳩車之樂七歲有竹
馬之歡應劭漢官儀曰不制之臣相與比周比周者宮
鄰金虎宮鄰金虎者言小人在位比周相進與君為鄰
聖若金諛言人惡若虎毛詩曰憬彼淮夷來獻其琛仲
長子昌言曰

侮食來王左言入侍離身及踵之君髮
警蹕清夷

首貫芻月之長屈膝厥角請受纓縻
漢書句如傳曰壯者
貴壯健賤老弱也古本作晦食周書曰東越侮食尚書
曰四夷來王揚雄蜀王本紀曰蜀之先名曰蠶叢柏濩
魚鳧開明是時人民推髻左言漢書曰南越王太子嬰
齊入侍周書曰穩身染齒之困以龍角神龜為獻爾雅
曰北方有比有人焉迭食而迭望郭璞曰此即半蚌之
人人各有一目一鼻孔一臂一脚亦猶魚鼠之相合爾
呂氏春秋曰舜登為天子大人反踵皆被其澤高誘准
南子注曰反踵國名其人南行迹北向也淮南子曰三

苗髮首山海經曰有貫曾困其人曾育有竅括地圖曰禹
 平天下會于會稽之野人南經防風之神弩射之有迅
 雷二神恐以刃自貫其心禹哀之乃拔刃療以不死之
 草皆生是為貫曾之民喻巴蜀文曰交臂受事屈膝請
 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百姓若崩歌角趙岐曰歌角叩
 頭以額角犀擗地也漢書終軍曰願受長纆必羈南越
 王致之闕下難蜀父老曰蓋聞天子文鉞碧罽之琛奇
 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索勿絕而已

幹善芳之賦純牛露犬之玩乘黃茲白之駟
 文鉞未詳一日鉞當
 為越社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仰流徐廣晉紀曰
 鮮卑以碧石為宝王沈魏書曰東夷矢用括青石為鏃
 孔安國尚書傳曰磐中矢鏃也家語孔子曰昔武王克
 商於是肅慎氏貢括矢石磐其長尺有咫周書曰成王
 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周書曰成王
 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周書曰卜盧國獻
 純牛純牛小牛也又曰渠搜獻駒犬鼯犬露犬也能飛
 食虎豹又曰白民乘黃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又曰
 西方正北曰義渠獻茲白盈衍儲邱充仞郊虞獻續相
 茲白者若馬鋸齒食虎豹

尋鞮譯無曠
 儲印猶府藏也郊虞掌山澤之官也尚書
 圭垂纆而受宰管中以書王禹上言曰貝龜相尋連舟載路周官曰鞮
 鞮氏掌四夷之樂禮記曰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譯尚書大傳曰成王
 時越裳氏重九譯而獻白雉

一尉候於西東合車書於南北暢轂理
 楊雄解嘲曰東南一尉
 轉轉之轍綬推於卷悠悠之旆西北一候禮記曰書同
 文車同軌毛詩曰文茵暢轂范曄後漢書曰張綱埋其
 車輪於洛陽都亭毛詩曰有車轉轉禮記曰武車綬旌
 魏都賦曰虹旌攝麾以
 就卷毛詩曰悠悠旆旌

四方無拂五戎不距偃革辭軒
 周書曰四方無拂奄有天下又曰五戎不距
 加用師旅漢書張良曰昔武王伐殷紂事已
 畢偃革為軒陳琳應機
 曰治刃銷鋒偃武行德

天瑞降地符升澤馬來器單出
 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
 降地符升孝經授神契
 紫脫華朱英秀佞枝植歷葦孽
 詩緯曰天下和同天瑞
 降地符升孝經授神契
 曰德至山陵則澤出神馬禮記曰山出器車禮斗威儀
 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而遠方神獻其朱英紫脫

宋均注曰紫脫北方之物上值紫宮凡言常中生者不死也死則主當田之尚書大傳曰德先地序則生草生瑞應也圖曰朱草亦曰朱英田侯子曰黃帝時有草生於帝庭階若佞臣入朝則草指之名曰屈軼是以佞人不敢進也又曰堯為天子黃英生於庭為帝雲潤星暉風揚月成曆尚書帝命駿曰舜受命黃英雲潤星暉風揚月

至江海呈象龜龍載文京房易飛候曰青雲潤澤蔽曰君乘土其政平則鎮星黃而多暉禮含文豈加曰朋友有舊內外有差則箕為之直月至風揚宋均曰月至月行以度至也禮斗威儀曰其君乘水而王江流著其象龜龍被文而見宋均曰龜龍水物也文青黃白赤黑也具水故曰被

方握河沈璧封山紀石邁三五而不追踐八九之遙迹帝王世紀曰堯與羣臣沈璧於河乃為握太山考績燔柴禪于梁父刻石紀号禮記逸禮曰三皇禪云云五帝禪亭亭亭史記楚子西曰孔子述三五之法明周召之業八九謂七十二君曹植魏功既成矣世德論曰越八九於往素踵黃帝之靈矩

既貞矣信可以優游暇豫作樂崇德者歟禮記曰王者子曰王侯得一以為天下貞曹植魏德論曰帝猷成矣股肱貞矣尚書大傳曰周公作樂優游三年孫子兵法曰人效死而上能用之雖優游暇豫令猶行也譽猶豫古字通周易曰先王作樂崇德

于時青鳥司開條風發歲與上斯已惟暮之春左氏傳鄭子曰青通卦驗曰立春條風至楚辭曰獻歲發春汨吾南行上巳已見上文毛詩曰嗟嗟保介惟暮之春

同律克和樹草自樂禊飲之日在茲風舞之情感蕩去肅表

平時訓行慶動於天矚周禮曰太師掌六律六同以合書曰八音克諧孔安國曰諧和也漢書文帝詔曰方春和時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禮傳曰禊者絜也仲春之時於水上繫絜也論語曰風乎舞雩詠而歸蔡邕月令章句曰秋冬肅急之後故布生德和政令去肅急禮記曰孟春之月命相

載懷平圃乃瞻芳林芳林園者布德和令行慶施惠

福地奧區之湊丹陵若水之舊殷殷上均乎姚澤無

尚於周原狹豐邑之未宏陋譙居之猶褊江之山實推

帝之平圃南望崑崙十洲記曰芳林園在青溪菰首橋

東齊高帝舊宅齊有天下為舊宮宮東築山鑿池號曰

芳林園迺甲開山圖曰驪山之西原阜名曰風涼雍

州之福地西京賦曰寔惟地之奧區神阜帝王世紀曰

堯生於丹陵呂氏春秋曰顓頊生於若水乃登為帝又

曰舜陶於河濱鈞於雷澤登為天子賢士歸之萬人譽

之陳陳殷殷死不戴悅高誘曰殷盛也呂氏春秋曰舜

為天子輒輒政政莫不戴悅高誘曰政政動而喜貌也

殷殷或為政政故兩引之輒知乘切政政仕勤切帝王世

紀曰瞽叟之妻曰握登生舜於姚墟故姓姚氏堯求賢

而四嶽薦舜堯乃命于順澤之陽毛詩曰周求中和而

原既既董荼如飴漢高祖豐人魏太祖譙人

經處揆景緯以裁基飛觀神行虛言蓋

正日影曰至之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陰陽之所和故

曰中和也景日也緯星也毛詩曰定之方中作為楚宮

揆之以日作為楚室東京賦曰飛閣問神

行莫我能形劉公幹詩曰大夏雲構

離房乍設層樓

間起負朝陽而抗殿跨靈沼而浮榮鏡文虹於綺疏浸

蘭泉於玉砌蜀都賦曰百室離房李尤平樂館銘曰層

京賦曰疏龍首以抗殿狀巍峩以崇岌岌毛詩曰王在靈

沼薜玄禮記注曰榮屋翼也傳玄陽春賦曰丹霞播景

文虹竟天李尤東觀銘曰房闈內布綺疏外陳張衡土

辨曰迴蹇拂其寮蘭泉注其庭劉楨魯都賦曰金陸王

砌玄極

雲阿

薄深林人上標毛詩曰秩秩斯干幽幽南山淮南子曰

曲拂迴迴以像偶語高誘曰拂疾迴迴水流也楚辭曰

川谷徑復

新萍泛泚華桐發岫雜天采於柔萋亂嚶聲

於縣羽

禮記月令曰季春之月桐始華萍始生爾雅曰

其華又曰手如柔萋又曰鳥鳴嚶嚶

又曰縣蠻黃鳥薛君注曰縣蠻文貌

禁軒承幸清宮俟

又曰縣蠻黃鳥薛君注曰縣蠻文貌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禁軒承幸清宮俟

宴緹帷宿置帟幕宵懸如淳漢書注曰少嘗中本為禁中

太僕先清宮南都賦曰朱帷連網鄭司農周禮注曰在

旁曰惟在上曰幕鄭玄曰帟在幕若幄中坐上承塵也

皆以縹既而滅宿澄霞登光辨色式道執及展軫効駕

徐鑿音節明鍾暢音宿列宿也張平子東京賦曰以頌

記曰朝辨色始入漢書曰式道左右中候也毛詩曰伯

也執及禮記曰君車已駕則僕展軫效駕鄭玄曰展軫

貝視也效駕曰已駕也淳于亮七萃連鑣九旂由齊軌

斗酒說曰明鍾擊磬調歌繡舞

建旗拂霓揚葭振木周穆王傳曰天子賜七萃之士郭

景陽十命曰駟馬連鑣文穎曰甘泉鹵簿天子出道車

五乘游車九乘蔡邕釋詁曰羣車方奔于險路安能與

之齊執東京賦曰龍輅充庭雲旗拂魚甲煙聚貝胄星

霓列子曰秦青撫節悲歌聲振林木

羅重英曲瑤側之飾絕景遺風之騎昭灼甄部駟子駿

函列虎視龍超雷駭電逝車轉車隱隱紘紘軫軫羗難得

而稱計孫卿子曰楚鮫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毛詩

曰葩蠶曲塗魏書曰上所乘馬各絕景為矢所中呂氏

春秋曰故源青龍之匹遺風之乘孫子兵法曰長陳為

魏魏都賦曰異馬填廐而駟駿周易曰虎視眈眈南都

賦曰馬鹿超而龍驤潘岳閑居賦曰駭石雷駭甚康贈

秀才詩曰風馳電逝說文曰轟轟羣車聲也羽獵賦曰

隱隱軫軫被陵綠坂莫莫紛紛山谷為之風颺左思吳都

賦曰羗難爾乃迴輿駐空嶽鎮淵渟睟容有穆賓儀

式序授几肆筵因流波而成次蕙有芳醴任激水而推

移東觀漢記曰天子行有單罕孫子兵法曰其鎮如山

日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於面

又曰式序在位又曰或肆之筵或授之几古逸詩云羽

觴隨流波楚辭曰蕙肴蒸兮蘭藉于虛賦曰涌泉清池

激水推移葆佾陳階金匏在席戚奏翹舞籥動邠詩張晏漢書注曰

以翠羽為葆也佾舞行列也毛詩曰我姑酌彼金罍禮記曰器用陶匏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翹周禮

曰籥章掌土鼓鼗箛箛又曰仲春擊土鼓歌幽詩以迎暑也召鳴鳥于弁菴州追伶倫於

嶰谷發參差於王子傳妙靡於帝江山海經曰人真州之山五采之鳥

名曰鳴鳥爰有百樂歌舞之風漢書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嶰谷斷兩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

之宮孟康曰解脫也谷竹瀟也取竹之脫無瀟節者楚辭曰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列仙傳曰王子喬

好吹笙作鳳鳴山海經曰天上有神鳥其狀如黃囊其文冊六足四翼渾沌無面目是識歌舞寔惟帝江正

歌有闕羽觴無筭上陳景福之賜下獻南山之壽信凱

讌之在藻知和樂於食苹桑榆之陰不居草露之滋方

渥儀禮曰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禮記曰有司告以樂闕鄭玄曰闕終也楚辭曰瑤漿密勺美羽觴燕禮曰

死筭之爵毛詩曰君子萬年介尔景福又曰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又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

樂愷毛詩序曰鹿鳴廢則和樂缺詩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桑榆日所入也東觀漢記光武曰失之東隅收之

桑榆毛詩曰湛湛露斯在彼豐草有詔曰今日嘉會感可賦詩周易曰嘉會足

以合禮揚雄蜀都賦曰吉日嘉會凡四十有五人其辭云爾

王文憲集序一首 任彥昇

公諱儉字仲寶琅邪臨沂人也蕭子顯齊書曰王儉字仲寶其先

自秦至宋國史家謀待詳焉琅邪王氏錄曰王氏之先出自周王子晉秦有王翦

王離出為各將七略曰子雲家謀言以甘露元年生也晉中興以來六世名德海

內冠冕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道子導生洽洽生珣珣生翊晉中興書曰王僧綽曇首長子遇害子

儉嗣晉中興書庾冰疏曰臣因家寵冠冕當世古語云仁人之利天道運行左

傳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莊子故曰度歸其佩刀郭

璞誓以淮水晉中興書曰魏徐州刺史任城呂虔有刀工

非其人刀或為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此相與及祥死之

與王氏家譜曰初王導渡淮使郭璞筮若離翦之止殺吉

之卦成璞曰吉无不利淮水絕王氏成

駿之誠感盖有助焉史記曰王翦者穎陽人也事秦始皇

趙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之孫王離擊趙王孔安國尚書

傳曰以殺止殺終无犯者漢書曰王吉字子陽琅邪人也

為諫議大夫子駿亦為諫議大夫超廷御史大夫吉居長

安其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

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固請吉令還婦子

駿元帝時為御史大夫妻死不復娶漢書張賀贊曰賀

之陰德亦公之生也誕授命世體三才之茂踐得之

有助云周易曰有天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又子曰知

機幾其神乎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

而未嘗復行韓康伯曰在理則昧造形則悟顏子之分

也失之於幾故有不善得之於二不遠而復故知之未

嘗復信乃昂宿垂聖德精降祉春秋佐助期曰漢相蕭

也精星也異苑曰汝南陳仲弓從諸息姓諸穎川荀季和

父子于時德星為之聚太史奏五百里內必有賢人集焉

有一于此蔚為帝師漢書曰張良從容步遊下邳圯上有一

况乃淵角殊祥山庭異表論語撰考識曰顏回有角額

名淵摘輔像曰子貢山庭斗繞口謂面有三庭言望衢

山在中阜高有異相也故子貢至孝顏回至仁也望衢

罕窺其術觀海莫際其瀾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宏

贈載籍博游才義若乃金版玉匱之書海上名山之旨

七略曰太公金版玉匱雖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抱朴子

曰鄭君有玉匱記金版經范曄後漢書曰荀爽遭黨錮

隱於海上又遁漢賓以著述為事題為新書凡沈攸濟

百餘篇司馬遷書曰僕誠著此書藏諸名山

雅之思離堅合異之談揚雄為方言劉歆與雄書曰非

成此書莊子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

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呂氏春秋曰相劍者曰白

所以為聖也黃所以為紉也黃白雜則堅且紉良劍也

難者曰黃白雜則不堅且不紉又柔則健堅則折劍折

且鏃焉得莫不摠制清衷遞為心極斯固通人之所包

為利劍也非虛明之絕境不可窮者其唯神用者乎言金版玉匱

在情衷為心之極斯故通人君子或能兼而包之故非

王公之絕境也然其不可窮而盡者其唯有神用乎言

難測也衷中心也然檢鏡所歸人倫以表雲屋天構匠者

也虛明亦心也

何自咸洛不守憲章中輟劉琨勸進表曰仍承西胡不

守禮記曰仲尼憲章文武

賀生達禮之宗蔡公儒林之亞晉中興書曰賀循字彥

先博覽羣書尤明三禮

為江東儒宗徵拜博士又曰諸葛恢字道明時穎川荀

顛字道明陳留蔡謨字道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

明

時人為之歌曰京都三明明闕典未補大備茲曰劇秦美

各有名蔡氏儒雅荀焉清闕典未補大備茲曰

不補至若齒危髮秀之老含經味道之生鄭玄禮記

也然齒危謂高年也髮秀猶秀眉也東觀漢記杜詩謂

功曹郭丹曰今功曹稽古含經可謂至德相譚各揚雄

書曰子雲勤味道腴莫不北面人宗自同資敬漢書曰于定國為

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孝經性託夷遠少屏塵雜自非

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敬同可以弘獎風流增益標勝未嘗留心習鑿齒齒晉陽秋

以宅心事外名重於時故天暮歲而孤叔父司空簡穆

公阜所器翼蕭子顯齊書曰王僧虔兄僧綽之子儉又

簡穆公年始志學家門禮訓皆折衷仲於公論語子

有五而志于孝羽獵賦孝友之性豈伊橋梓夷雅之體

序曰不折衷于泉臺

無待韋弦

毛詩曰張仲孝友尚書大傳曰伯禽與康叔

駭也乃與宿禽問於商子曰吾二子見於周公三見而三咎之康叔有

也商子曰南山之陽有木名橋北山之陰有木名梓二

子蓋往觀焉於是二子如其言而往觀之見橋木高而

仰見梓木實而俯反以告商子曰橋者父道也梓

者子道也二子明日復見入門而趨登堂而跪周公迎

拂其首而勞之曰汝安見君子乎二子以實對公曰君

子哉商子也言王公有孝友之性自天而成豈惟見橋

梓而知也夷平也靡性也韋皮繩喻緩也弦弓弦喻急

也孫子曰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韓子曰西門豹之性

急故佩韋以自緩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言王

公平雅之性無待此韋弦也汝郁之幼挺淳至黃琬之早

以成也蓋自天性得中也

標聰察曾何足尚

東觀漢記曰汝郁字幼異陳國人也

泣亦不肯飲食母憐之強為餐飯散言已愈郁察母顏

色不平輒復不食宗親共奇異之挺拔也淳至謂淳孝

之甚至也范曄後漢書曰黃琬字公琰少失父母而辨

慧祖父瓊育之瓊初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蝕京

師不見而瓊以狀聞梁太后詔問所蝕多少瓊思其對

而未知所出瓊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蝕之餘如月

之初瓊大驚即以其言應詔標立也言此二年六歲龔

子淳孝聰察比之王公則二子曾何足尚也

封豫寧侯拜日家人以公尚幼弗之先告既襲理組對

揚王命因便感咽若不自勝

蕭子顯齊書曰儉數歲龔

鳴咽江表傳曰潘濬見孫權

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初宋明帝居番與公母武

康公主素不協及即位有詔廢毀舊坐投棄棺柩公以

死固請誓不遵奉表放酸切義感人神太宗聞而悲之

遂無以奪也

太宗宋明帝也蕭子顯齊書曰宋明帝以

為婦姑欲開冢離淫儉因人

初拜秘書郎遷太子舍人

以選尚公主拜駙馬都尉

吳均齊春秋曰宋明帝太始

尉為秘書郎元徽初遷秘書丞沈約末書曰蒼梧王改太子舍人

曰儉超遷於是采公曾之中經刊弘度之四部蕭子顯

秘書丞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王隱晉書曰荀勗字公曾領

秘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別錄整理錯亂又得汲

冢竹書身自撰次以為中經藏榮緒晉書曰李充字弘

度為著作郎于時典籍混亂刪除頗重以類相從分為

四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五經為甲依劉歆七略

更撰七志蕭子顯齊書曰秘書丞上表求校墳籍撰七

奏其七略故有輯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蓋嘗賦詩云

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術數略有方技略稷契匡虞真伊呂翼商周自是始有應務之跡生民屬

心矣時司徒袁粲有高世之度脫落塵俗沈約末書曰

順帝即位遷中書監司徒侍中袁粲與褚左軍表粲字景倩

解交書曰雖欲虛詠濠肆脫落儀制其能得乎見公弱

齡便望風推服歎白衣冠禮樂在是矣吳均齊春秋曰

識聰異司徒袁粲見之歎曰宰相之門儉精神秀徹體

也括栢豫章雖小已有棟梁之器矣時粲位亞台司

公年始弱冠春秋漢舍粲曰三公象五嶽在天法三年

勢柔侔公與之抗禮漢書婁敬曰今欲比隆成康之時

既益尊然汲因贈粲詩要以歲暮之期申以止足之戒

黠與抗禮韓詩曰蟋蟀在堂歲聿其暮薛君曰暮晚也言

君之年歲已晚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粲答詩

曰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服闋拜司徒右長史儉遺

母憂服闋也司徒袁粲也出為義興太守風化之美奏課為最漢書

寬為司農都尉大司農奏課還除給事黃門侍郎旬日

遷尚書吏部郎參選昔毛玠之公清李重之識會兼之

者公也

魏志曰毛玠字孝先陳留人也少為縣吏以公清稱魏國初建以玠為尚書僕射復與選舉傳暢晉諸公讚曰王戎為選官時李重李毅二人操

侍中以愍侯始終之職固辭不拜蕭子顯齊書曰升明二年儉遷長史兼侍

中以父終此職固讓沈約宋書曰王僧綽遷侍中二西巫蠱事滌上召僧綽貝言之劾於宮夜饗將士僧綽密

以啓聞頃之劾亂檢太祖中箱得僧綽所啓饗士并廢諸王事乃收害焉世祖贈散騎常侍金紫謚愍侯

大尉右長史蕭子顯齊書曰時聖武定業肇基王命武

謂齊高帝也于寶晉武革命論曰高光爭寤寐風雲實伐定功業也尚書曰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資人傑毛詩曰寤寐思服毛萇曰服思之也周易曰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漢書高祖曰夫

運籌於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

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是以宸居膺列宿之表圖緯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

著王佐之符

若漢高祖之膺五星李通之著赤伏宸君已見上文班固漢書贊曰劉向稱董仲舒

有王佐之才俄遷左長史齊臺初建蕭子顯齊書曰進太

公為尚書君僕射領吏部時年二十八宋末艱虞百王相位相國為齊公也

澆季班固漢書贊曰禮紊舊宗樂傾恒軌自朝章國紀漢承百王之弊

典彛備物奏議符策文辭表記素意所不蓄前古所未

行皆取定俄頃神無滯用太祖受命太祖謂齊高祖也以佐命

之功封南昌縣開國公食邑二千戶建元二年遷尚書

左僕射領選如故自營郤分司盧欽兼掌鑿堊所歸允

集茲日應劭漢官儀曰獻帝建始四年始置左右僕射以執金吾營郤為左僕射衛臻為右僕射今以策劭為營郤誤也營役瓊切郤烏合切虞預晉書曰盧欽少好學為尚書僕射領吏部欽清實選舉稱為廉平

尋表解選詔加侍中又授太子詹事侍中僕射如故固
辭侍中改授散騎常侍餘如故太祖崩遺詔以公為侍
中尚書令鎮國將軍永明元年進號衛將軍二年以本
官領丹陽尹本官謂侍中尚書令六輔殊風五方異俗漢書曰倪寬遷左內
史表奏開六輔渠韋昭注曰六輔謂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五方已見上文公不謀聲訓
而楚夏移情揚雄與桓譚書曰望風景附聲訓自結史記曰淮南沛陳汝南湖此西楚也穎川南
陽夏人之居也故能使解劍拜仇歸田息訟謝承後漢書曰許荆
故至今謂之夏字子張吳郡人兄子世嘗報讎殺人其讎操兵欲殺世荆與相遇
乃解劍長跪曰今願身代世死仇讎者曰許掾郡中稱君為賢
何敢相侵遂解劍而去漢書曰許延壽為東郡太守春
因行縣至高陵人有昆弟相與訟田延壽乃自悔責閉
閤不出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
自覺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不取復爭延壽乃延聽事

前郡尹温太真劉真長或功銘鼎彝或德標素尚王隱晉書

曰温僑字太真太原人也為郡尹後平蘇峻之亂臧榮
緒晉書曰劉恢字真長沛國人也為丹陽尹性重莊老
禮記曰鼎有銘銘者論譏其先祖之德美功烈勳勞而
酌之祭器左氏傳臧武仲曰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
器銘其功以示子孫孔欣猛虎行曰飢不食邪臭味風
蒿菜倦不息無終里邪蒿車素尚無終喪若始臭味風
雲千載無爽言其感應千載不差也左氏傳季武子謂
楚辭曰虎嘯而谷風至龍舉而景雲從言物類之相感
也王逸曰虎陽物也谷風陽氣也言虎悲嘯而吟則谷
風至而應其類龍介蟲陰物也景雲亦陰也言神龍將舉升天則景雲覆而扶之輔其類也

祭表薦孤遺遠協神期用彰世祀左氏傳史趙曰時簡
穆公薨以撫養之恩特深恒慕表求解職有詔不許蕭
顯齊書曰儉父僧綽遇害為叔父僧虔所養國學初興華夷慕義經師

人表允資望實

漢書平帝詔曰校書置經師一人任

獲人師難遭何法盛晉中興書曰王安期為東海王越記室參軍勅子毗曰王參軍人倫之表汝其師之

復以本官領國子祭酒三年解丹陽尹領太子少

傅餘悉如故挂服捐駒前良取則卧轍棄子後子香

怨挂服未詳王隱晉書曰王遜字劭伯為上洛太守

為郡所產以還官也三輔決錄曰長安劉氏唯有孟

公談者取則范曄後漢書曰侯霸字君仲為臨淮太

守王莽敗霸卒全一郡更始元年遣使徵霸百姓號哭

乃戒其乳婦棄其孩子侯君當去必不能全也尚書曰

湯初征白菖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子言

儉解丹陽尹百

姓亦如此感之

皇太子不矜矣姿俯同人範師友之義

穆君金蘭

蜀志曰諸葛亮與杜微書曰今年始十八天

姿仁敏愛德下士詠苑曰燕昭王問於郭隗

曰寡人地狹人寡齊人削取八城宗廟恐危社稷存之

有道乎郭隗曰帝者之臣其實師也王者之臣其實友

也王誠能與隗請為天下之士開路周易曰又領本州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大中正頃之解職四年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餘悉如

故本號衛謙光愈遠大典未申

謂辭儀同三司也周易

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

踰君子六年又申前命

儀同三七年固辭選任帝所重

之終也違

選任尚書令也謝承後漢書曰楊詔加中書監猶參

賜讓還侯爵朝廷重違其志也掌選事長輿追專車之恨公曾甘鳳池之失

言昔者任專車而獨坐或發志於見奪今儉有德故專車者追恨

失之者甘心藏榮緒晉書曰和嶠為黃門侍郎遷中書

令舊監令共車入朝及嶠為令荀勗最為監嶠不禮勗常

以意氣加之每同乘高抗專車而坐乃使監令異車自

嶠始也晉中興書曰荀勗字公曾從中書監為尚書夫

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賀我邪

奔競之涂者自來矣晉諸公讚曰傳宣定九品未訖劉

求者以難知之性恟易失之情極也難知也故其絕異

者常為世俗必使無訟事深弘誘論語子曰聽訟吾猶

公提衡惟允一紀于茲漢書曰衡平也所以平輕重也

故取以喻焉韓子曰貴賤不相踰愚智提衡而立孫綽

王蒙誄曰提衡左府舉直閑邪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

年曰拔奇取異與微繼絕王隱晉書羊祜曰吾不能取

也論語子曰興滅國繼絕世望側階而容賢候景風而

式典燕舟太子曰田光見太子太子側階而迎家語孔

赴而治之國無事則退而容賢靈公悅而敬之王肅曰

言其所以退欲以容賢於朝也淮南子曰景風至施爵

有祿賞春秋三十有八七年五月三日薨于建康官舍皇

朝軫慟儲鉉傷情漢書疎廣曰太子國儲則君周易曰

有識銜悲行路掩泣說苑雍門周說子孟嘗君曰方識之

行路之人豈直春者不相工女寢機而已哉史記趙良

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

劉緇聖賢本紀曰子產治鄭二十年卒國人哭於巷婦

於機故以痛深衣冠悲纏教義豈非功深砥礪道邁舟

航尚書高宗曰若金用汝作舟沒世遺愛古之益友左氏

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班固漢書贊曰

劉向指明梓柱以推廢興豈非直諫多聞古之益友與

追贈太尉侍中中書監如故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

六十人漢官儀曰班劍謚曰文憲禮也謚法曰忠信接

能曰公在物斯厚居身以約玩好絕於耳目布素表於

憲

造次齊春秋曰儉不好聲色未嘗遊宴衣裘服用自周而巳周禮曰凡式貢之餘財以供玩好之用尚書

曰弗役耳目則百度惟貞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左氏傳

論語子曰造次必於是室無姬姜門多長者君子曰

詩曰雖有姬姜無弃惟悴漢書曰陳立言必雅未嘗顯

其所長孝經援神契曰於莊嚴栗出言必雅孫資別傳

顯已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風俗通曰太尉范滂辨

之德持論從容未嘗言人所短於持論謝承後漢書曰

夏勤從容議論吳志曰是儀弘長風流許與氣類壇道

時時有所進未嘗言人之短弘長風流許與氣類鸞晉

陽秋曰謝安為相温司馬不存小察盡弘長之風風

流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相礪即營氣類經緯士人

雖單門後進必加善誘三輔決錄曰王豹出自單

丹霄之價弘以青真之期鍾會集言程盛曰丹

人倫各盡其用廣雅曰稱謂之銓聲居厚者不矜其多

處薄者不怨其少老子曰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窮涯

而反盈量知歸莊子市南子曰君涉於江南而浮於四

窮送君者皆皇朝以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記曰王者

自涯而反思我民譽緝熙帝圖左氏傳曰晉悼公即位六官

緝熙文王之典雖張曹爭論於漢朝荀摯至競爽於晉

帝圖已見上文東觀漢記曰張酺拜太尉章帝詔射聲校尉曹褒案

卅漢舊儀制漢禮酺以為褒制禮非禎祥之特達有似

異端之術上疏曰褒不佞刑誅無以絕毀實亂道之路

緘榮緒晉書曰太尉荀勗先受太祖勅述新禮太康初

尚書僕射朱整奏付尚書郎摯虞計論之虞表所宜增

損條目改正禮新昔異狀凡十五事左氏傳晏子曰二

惠競爽無以仰模淵旨取則後昆尚書曰以義制事以

猶可之禮制心垂裕後昆

每荒服請罪遠夷慕義宣威授指莫寄宏略理積則神

無忤往事感則悅情斯來無其色之心事隔於容諳罕

愛憎之情理絕於毀譽造理常若可干臨事每不可奪

約已不以廉物弘量不以容非魏文帝典論曰君子謹

孟康薦崔林曰體高雅之弘量謝承攻乎異端歸之正

義論語曰攻乎異公生自華宗出務簡隔魏志曹植上

族必應斯舉漢書曰嚴至於軍國遠圖刑政大典既道

在廊廟則理擅民宗若乃明練庶務鑒達治體潘尼潘

君深達治體懸然天得不謀成心求之載籍翰牘所未

紀訊之遺老耳目所不接至若文案自環主者百數皆

深文為吏積習成干漢書曰張湯務在深文拘守職之

獨蓄筆削之刑懷輕重之意漢書曰今有司請定法削

君意也又曰嚴延年為涿郡太守楊趙繡按高氏即公

乘理照物動必研機晉中興書謝安石上疏曰王莽起

所以極當時嗟服若有神道周易曰聖人以神道豈非

希世之雋民瑚璉之宏器汝南先賢傳曰謝子嵩高才

曰此希世之偉人也論語子貢問曰賜也助行無異操

才無異能得奉名節迄將一紀魏志董昭謂太祖曰明

一言之譽東陵侔於西山一盼之榮鄭璞踰於周寶路

為曹公與孔融書曰邀一言之譽者計有餘矣莊子曰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彼所殉

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

夷齊無仲尼則西山餓夫列子曰吾師老商氏三年之後始得夫子一眇而已戰國策應侯曰鄭人謂王之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之未腊者為璞周人懷璞過鄭問賈曰欲買璞乎鄭賈曰欲之出其璞示之乃鼠也因謝而不取高誘曰理治也鼠未燥腊者號之為璞尚書曰弘璧琬琰在西序孔安國曰皆歷代傳寶
士感
知已懷此何極曹植祭橋玄文曰士**出入禮闈朝多舊**
館十州記曰崇禮闈即尚書上少省門崇禮東建禮門瞻即尚書下舍門然尚書省三門名禮故曰禮闈也
棟宇而興慕撫身名而悼恩孫卿子孔子謂哀公曰吾君以此思哀則哀將焉而不至矣**公自幼及長述作不倦**仲長子昌言曰子長班固
述作之士**固以理窮言行事該軍國且著彫章縟采而已哉**
說文曰縟繁也彩色也**若乃統體必善綴賞無地**王彪之賦曰於是乎統體而詠
之雖楚趙羣才漢魏衆作曾何足去楚有屈原趙有

荀卿漢則司馬揚雄魏則陳思王粲**昉嘗以筆札見知思以薄技效德**
表詣吳王曰臣本以筆札見知淮南子曰齊伐楚市偷進謂楚將子發曰臣有薄技願而行之**是用綴**
緝遺文永貽世範袁宏三國名臣贊序曰**為如干秩如**
干卷所撰古今集記今書七志為一家言不列干集集
錄如左

文選卷第四十六



